



英雄与孩子

肖琦著

長江文艺出版社

英 雄 與 孩 子

肖 琦 著

長 江 文 藝 出 版 社

1957年・武漢

內 容 提 要

作者是中国人民志愿軍的一名战地記者，这本书是作者所写的通訊报告选集。在这里，作者記載了偉大的抗美援朝斗争的一个侧面。由于作者自己就是志愿軍的成員，所以能真切的把握抗美援朝斗争的英雄气概。

抗美援朝的光輝，过去是，現在同样是一股磅礴的力量，只要它在我們精神上閃現，它就能給我們以奋发的力量，使我們豪迈又勇敢！

英雄与孩子

肖 琦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8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 開 · 4 8/8 印張 · 88,000字

1967年10月第 1 版

1967年10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200

統一書號：10107·89

目 录

榆峴南山散記.....	1
在陣地上.....	12
紅旗插上“老禿山”.....	17
小小文工隊員.....	25
母亲的撫愛，儿女的心意.....	34
祖國的音訊傳到朝鮮前綫.....	53
英雄与孩子.....	68
我們热爱和平.....	78
石田里之歌.....	92
永远活着的人	107
难忘的国际友情	112
从石田里到桐子村	122
后記	135

榆峴南山散記

前綫上，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总是以它胜利的光彩引人注目。近些日子，榆峴南山就是这么个叮当响的地方，它似乎被人们当成了英雄主义的代名词。它本是敌人的前哨阵地，我们在几分钟内就将它夺过来，并且打退敌人疯狂的反扑，使它干脆彻底地变成了我们的阵地。

在那些关心和向往榆峴南山的人们中间，我是幸运的一个，因为我很快便如愿以偿，来到这儿了。

在这发散着浓烈的火药气味的焦黑山头上，在新挖掘的工事和掩蔽部里，特别使人感到青春的欢乐的力量，我立刻便喜爱上了这些英雄，年轻的小伙子。刚走进连部，团支部书记、曹副指导员没说上三句话就眉飞色舞起来。他是个任何时候都不安定的青年人，这两天的战斗显然使他很激动，三昼夜没有睡觉，疲劳可一点也压不倒他身上那股朝气。他向我介绍这次战斗的情况时，用了那许多美丽的、慷慨激昂的形容词。他总爱这样郑重其事地形容他的青年团员：“我的青年团员们都是热血沸腾，嗷嗷叫！”

五班的年轻人给我的印象更深。这个班里的战士多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大些的也不过二十来岁。在去年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战斗中，他们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全班集

体立了一等功。一年来，年輕人們一直是全心全意地為保持集体荣誉而使人感动地团結着。他們的战士的心也迅速地成长起来，班里除了一个新来的战士外，十一个人每人都立过战斗功。班长唐紫微是新近加入了共产党的一等功臣，純朴壮实的湘西小伙子，見了人象大姑娘似的紅臉，不爱講話，可是在战斗中的那股猛勁，是全团聞名的。总之，这个班的荣誉心和他們的气魄之大，成熟之快，簡直有些惊人。开始的时候，其他的班都开玩笑地叫他們“小鬼班”，但以后玩笑的口吻中却自然而然地带点尊敬，叫他們为“小同志大人物”。

譬如說五班的副班长張涌同志吧，我和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見第一面时，就毫不吝惜地表现出对他的特別喜爱。那是个炮声轟隆的深夜，我正住宿在二排的陣地上，晚上起来发现坑道里搖搖欲墜的豆油灯下，有个年輕人完全神往地捧着一本厚厚的書在看，有时不自禁地念出声或笑起来，当然沒有发现我在注意他。

“看的啥呀？”我悄悄拍他肩膀。他从書中惊醒过来看着我，眨巴眨巴烏黑的大眼睛笑了。听听外边的炮声，沒啥特殊动静，他才說：“‘鋼鉄是怎样炼成的’，真棒！”

“这时候了，还不休息去！”

“剛帶完班回来。白天沒空，就靠挤点空隙讀書。”

“每天都这样嗎？太不爱惜身体了。”

“嗯，很少間断过。沒啥，我身板硬，經得起。”他眼珠調皮地跳了两下：“我們这么年輕，不学不行啊！我不但自己学，还經常給班里的同志朗讀呢。”

“都看懂了嗎？”我記得副指導員說过，張涌也是到部队来

才开始学文化的。

他笑着把一張記滿生字生詞的紙給我看：“不懂就記在這上邊，抽空問文化教員去。不過意思都能領會。現在看多了，不懂的地方也就愈來愈少。”

“看過多少了？”

“‘丹娘’、‘真正的人’、‘劉胡蘭小傳’，還有……”他搬起指頭慢慢地數。

“都很喜歡嗎？”

“不消說。有時候看得連覺都睡不着。書本里真是個有趣的天地呵，不學文化那享得了這份福。一個人要象保爾那樣過一生，才痛快呢！”

“你現在已經開始那樣過活了，你的立功事迹很多人知道呀。”

他是一個二等功臣。

“這個，只算剛開頭。還差得遠。我將來……”他顯然是很激動，滔滔不絕地向我談起了許多內心美麗的理想。

這小伙子，無論面型和聲調，都沒有脫離掉童年時代的痕迹，愛放肆的大聲笑鬧，還有點貪玩。但是，另一股剛毅之氣也在他身上生長起來，他已經是個很够格的戰士了，從他被提升為副班長這點就看得出來。他過去是個很受稱贊的青年團員，新近入了黨。連里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都佩服他，暗地里照着他的樣學。

張涌剛到部隊的時候，也是啥都不會，去年參加過幾次戰鬥，就大變樣了。在後來的每一次作戰中，他經常地在危急時挺身而出，頭頭是道地指揮一切，真有點天不怕地不怕

的气概！別看他个子小，俘虏三个五个美国鬼子，是家常便飯。慢慢的，有些老战士也不能不佩服他，嘟囔着“初生犢儿不怕虎”。有次暂时調他到营后勤去抬担架，这个狂热的少年可急坏了，虽然不能不服从命令，但却忍不住向指导員抱怨起来。打响以后。他的担架一步不拉下突击排，一边搶救伤员，一边还貪婪地端起冲锋枪向敌人猛扫。

第二天我又到五班去，張涌正在批評班里的老战士高光富。因为高光富为一件小事情对卫生員有意見，不滿地噉咕了两句。

“战斗的时候格外要講团结，若是叫你負責一件事，大伙都不肯同心协力的乱吵吵，咋办？”从严正地批評着別人的張涌身上，看不到絲毫稚气了。

“我不会負什么責，永远当战士！”高光富仍然气冲冲地。

“战士也要負責的。不肯多負責，就是对祖国人民对抗美援朝有罪，党培养我們这么多年，不是叫我們来報銷人民的大米白面的呀！”張涌說得那样認真恳切，以致于高光富这个1945年就参加了革命，剛从机关調下来的、脾气不大好的老战士，有些感到自愧地默默地低頭了。

对張涌这种早熟和深刻的共产党员的主人感，我开始确是惊奇。但在五班陣地上生活了几天后，也就觉得这种惊奇完全是由于自己的空虚和无知了。战斗生活——一种使人面临着生死的人不得不深思許多問題的生活，总是催促着人們快些长大，快些成熟。

有这样一件小事給我印象也很深：无论陣地上多么緊張，或是仗打得多么頻繁，張涌总不忘記督促同志們把睡的床鋪

和住的洞子收拾得干净、整齐、有条有理的。有次他得到了几张祖国人民寄来的风景画片，他喜得又蹦又跳，左张罗右张罗地往壁上贴。有一个战士玩笑地说：“搞那干啥，打的这么凶，說不上啥时候‘革命到底’呢！”

張涌对他这种想法感到很意外，想了想，情不自禁地带着少有的严肃說：“我們是在做人，不是在生活面前下什么賭注。”

人在战争中成熟的速度真是惊人。陣地上有二十多个活跃的新战士，他們周身也被硝烟熏得污黑，豪迈地說說笑笑，按照軍人的习惯完成着挖工事、監視敌人等任务，看来和老战士们没有什么两样了。而在一个星期以前，这些人还是河南的矿工或四川的农民，还是見了流血就惊慌失措的不懂得战争的少年。其实这都不妨碍他們在一个星期以后，成为視死如归的英雄。战士们間流傳着一句話：“新兵打一仗就成了老兵。”是啊，酸、甜、苦、辣、爱、恨等人世間許多复杂的感情，一般人在十年或几十年才有机会经历到的感情，我們的战士只要在激烈斗争的几分钟內，就能深刻地尝受到了。

在巩固榆峴南山新陣地的战斗中，补充到五連的新战士是分两批来的。

第一批新战士补充来时，恰巧是打敌人反扑的当儿，他們被急急領到各班去，指給他：“喏，这是班长，这是小组长，鬼子上来了就跟着他打。”新战士連好好眨巴眨巴眼睛的功夫都沒有，拾起烈士身边的、还不太会使用的武器，卷起袖子便跟着大伙打冲上来的敌人。

万事起头难，开始的当儿，有的新兵被枪林彈雨吓呆了，拉不开枪栓，手榴彈沒揭盖就扔了出去，老同志們都一边打，一边实地教。剛打退敌人一次或者两次冲锋后，这些新战士便显露出一种可爱的虎里虎气的战斗热情了。

有个新来的少年和五班副張涌一般大，当排长把他交代給張涌时，两个人互相瞧瞧，他好奇地站过来和这副班长比比个子，疑惑地問：“你能教我打美国鬼子嗎？这么大点！”

“虛心点，你还没見过大陣仗呢，好好跟我学吧！”張涌調皮地笑笑。

打响的时候，他俩一直在一块儿；剛歇下来，張涌便高兴地拍拍他肩膀說：“这会你可以吹牛說，你是老兵了。不过別忘記老兵就有責任帶領新兵，象我教会你一样。”

第二批新战士来的时候，陣地已完全巩固住了，只是敌人打炮很多。剛一到，前一批新战士立刻向他們介紹自己从恐惧到无畏的體驗，年輕人都被激动起来，爭相表示立功的决心。老战士們帮忙背着零零碎碎的东西，把他們領到各班去。才迈出洞，敌人炮彈便落到附近了。爆炸声中，有个新战士吓得叫了一声就爬下来不动，另一个新战士气得直抱怨說：“看看人家老同志，別給祖国来的人丟臉了。”于是他又赶忙挺起胸膛。前一批新兵热烈地对剛来的同志說：“打仗时你跟着我，沒啥！”

一到班里，老同志使用烟茶欢迎了他們。互相亲热地談着家常。这些新战士，身上还散发着濃郁的家乡泥土气味呢！他們都搶着向老同志报告祖国的建設情况：水电站啦，生产合作社啦，成渝铁路啦……都想說一說，一說就沒个完。

班里正在挖坑道，新战士们虽然长途跋涉很辛苦，可坚决不肯接受老同志给的几天休息的优待，一边谈，一边就撸起袖子，参加了打眼和拉石头的工作。他们中间有好几个人都是从煤窑来的。赵水同志挖的特别积极，他一直不肯歇歇。有人劝他休息时，他说：“不算啥，过去给财主下窑，比这苦累多啦！”他自己从十一岁起就下窑，因此得了肺病；解放后生活才改善了，政府还规定未满十八岁的不许下窑。他一想过去很早下窑搞坏了身板就愤恨不已，刚结婚后几天，便参加了抗美援朝。

老同志当然不愁没有可讲的，都自豪地向新战士们谈着本部队的荣誉和英雄事迹；新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问这问那。四川来的还爱用显示的口气提到他们的老乡黄继光和邱少云。

有一个名叫何志能的新同志，第二天一跨出洞就遇上炮弹，炮弹片擦破了一块头皮。他抱头大叫地倒下，再也起不来，直到人家走来看了看，告诉他没有伤着啥，他才清醒地恢复了常态。可是，当天下午经历了一场战斗以后，何志能便什么都不怕了。

占领敌人阵地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可是要把它巩固下来却更难。敌人拚命地反扑，疯狂地打炮。五连战士们刚占领榆岷南山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们一边在光秃秃的头上打反扑的鬼子，一边抢修工事；连续十天十夜没有好好睡过一觉。打呀，挖呀！挖呀，打呀！不这样就不能胜利。

有时候，实在挺不住了，有的战士靠着锹，不知不觉地

站在交通沟里睡了，炮声一震又醒过来，拍拍脑袋再鼓足劲挖。但是石头太多了，土也冻得和石头一样硬，实在挖不动。可咋办呢？硬也得挖呀，战士们把毛主席的象打开往大伙跟前一摆，喊声“毛主席监工！”干劲又来了。七班一鼓作气将一块千多斤的大石头挖开，手上打满血泡，人一再昏倒过去，都不肯歇下来。

挖着挖着，在掘开的新土里，忽然发现了美国兵的尸体、钢盔、武器等。

“哈哈，这些臭玩艺在朝鲜的山头上不知埋得有多少，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考古学家该拿它当宝贝儿啦！”战士们的嘲笑声中，充满了自信与快乐。

不管敌人的炮火如何激烈，却摧毁不了榆岷南山的自信与意志的力量。因为，这个阵地总是得到最多的支援，它是最光荣最突出的前沿，后方给他们的保证就是“要啥有啥”。从武器、弹药、兵员到修工事的大木头、木炭、铁锅、白面、糖果、铺在睡铺上防潮的狗皮褥子、信封信纸和布置新居的红绿纸，都给一一送到前沿来了。那怕战斗再激烈，再危急，战士们都把胸脯拍得膛膛的响，说：

“怕啥，我们这阵地上条条大路通北京，美国鬼子背后还隔着太平洋呢！”

而且，美国鬼子依靠的是些啥人呵，战士们都知道，是少数华尔街的大肚皮。广大工人群众呢，从他们打过来的有些不炸的炮弹就明白了。美国有些军火工人在做炮弹时故意搞了鬼，他们是不喜欢战争的。我们呢，光拿武器这一项来说，去年班里要有只八发机就是宝贝，如今呢，八发机理都

没人去理它了，一个班里就有六只冲锋枪，都能顶过去的小机枪使唤，鬼子一听見它叫就发噤。

祖国，日新月异飞跃前进着的祖国呵，是你給我們这些前綫的小老虎插上了翅膀。

榆峴南山的陣地剛巩固住，新的陣地之家剛建設起，新年就来到了。战士們决心要庆祝一番。

于是，在新挖的坑道里，处处貼滿了紅綠对联，各班打鑼打鼓地嚷成一片，活象祖国的农村一样熱鬧。后边还給他們送来酒、肉、糖等許多慰問品和慰問信，战士們一下吃不完这多东西，便出了个新花样：他們送了一些給对面陣地上的敌人士兵，向敌人展开了宣傳攻势。

新年的晚上，連里召开了个小小的庆功会。胜利的战士們都尽情地乐了一陣子。忽然，有人提議用战斗的胜利来迎接1953年，大家一致同意了，便决定馬上組織一次小小的出击。出发前，同志們都互相祝賀着新年快乐。有的說：“俗語說大年初一死了人一年不吉利，咱們叫鬼子倒他一年霉吧！”

全副武装的战士們，都举杯共飲，宣誓說：

“人在陣地在，人不在陣地也要在！”

这天，我到前面离敌人最近的一个哨位去了。

哨棚設在一段最突出的战壕里，半地堡形状，上边垒了許多层装满土的草袋，一个小小的枪眼对着敌人陣地。沒有习惯的人在这儿蹲上一小会儿就够憋扭的，連大声咳嗽都不行，离敌人太近，两边說話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哨棚里潮湿

阴暗，見不到阳光，有一股熏人的霉味。

我悄悄的弯着腰走进去，看見一个头上纏着綳带的战士，正在聚精会神地監視敌人。他听见脚步响，回过头来恬靜地向我微笑。他讓我从枪眼往外看了一会儿，哈，敌人的地堡、鉄絲网看得清楚极了，那边就是死气沉沉，連个鬼影子都沒有。他把枪往枪眼上比划了一下，又抿嘴朝我笑。好象是說：“你看，咱們打得鬼子低下头来了。”

这个战士，就是我剛才在連部听人說起的老丁，关于他我已經大概知道一些了。前几天，对面陣地上的敌人欺我們剛占領陣地，便成群結伙地跳出地堡来辱罵我們，故意大搖大摆地唱歌跳舞，老丁他們班守在最前沿，都气紅了眼，立刻把冷枪杀敌运动搞起来了。老丁是第一把冷枪手，几天內就这样撂倒了二十多个鬼子。

昨天下午老丁放哨的时候，敌人接連朝这个哨位打了十多炮，結果哨棚被打塌了，他被压在下面負了伤，但他用勁掙扎起来，繼續監視敌人。这时鬼子們正在对面拍手叫好呢，他不慌不忙的举起枪来，接連五枪打倒了四个，敌人陣地上立刻一片死寂，再沒有笑声了。

今天輪到老丁值班时，他坚决不肯休息，又帶伤来監視敌人。

我坐在他的旁边，两个人都沉默着。我不习惯地打了个寒噤，朝这个昨夜剛搶修起来的洞子的湿潤的四周望望，不由从心底欽佩起象老丁这样的同志們来。我們今天在朝鮮的斗争，不仅是轟轟烈烈的，而且也是最艰苦、最无声无息的辛勤和劳动。象这些前沿的哨兵吧，他們日日夜夜不眨一眼

地守卫在自己的崗位上，所不同的只是昨天在身后的是某一个山头，明天或者将守卫在前面的另一个山头。白天，他們要屏神靜气地在这阴暗的土堆里蹲上四、五小时，夜里，他們要一锹一鎬地加修被打塌的工事。就是他們，用冷枪把鬼子打得提心吊胆地低下头来；也是他們，成年累月地这样陪伴着寂寞和冷清；但他們的心是火热的。

在枪眼的旁边，貼着好几張祖国建設的图片，大概是什么人寄給前方的。那上面已粘滿汗漬和不小心染上的血斑，可以想見它和我們祖国的哨兵是多么不可分离地在一起守卫陣地。他們能够在默默想念中看見天安門和鞍鋼的高爐，他們每时每刻都能在自己阴暗的哨位里听得見祖国前进的脚步声，于是就产生了抑制不住的激动，大踏步地向侵犯我們美丽生活的帝国主义者冲去。

1953年1月，于榆峴南山前沿坑道里急草。

在陣地上

在臨津江東岸天德山一綫陣地挫敗敵人“秋季攻勢”的防禦戰中，有一天下午，我到守衛在最前沿的三連陣地上去了。

這時候，正是敵人炮轟的間隙，戰士們搶修着工事，一邊挖一邊互相鼓勵着：“你一鍬，我一鍬，創死杜魯門狗強盜，人民的江山，才能保得牢。”有個戰士滿面污黑，神氣地舉着鍬，擦着汗，他跳起來唱道：“我象黑包公，殺敵稱英雄，只要祖國生活好，再黑也光榮！”大家都快樂地哄笑起來。我仔細一看，原來其他人臉上也是一樣的污黑，只有說話時露出的牙齒是潔白的，因為陣地上連喝水都很困難，更沒法洗臉了。

三排長領我到陣地上的各處去看了一下，我看見戰士們的防炮洞門口貼有對聯，上面寫着：“進洞去防寒避炮，愛自己殺敵立戰功！”“出洞來堅守陣地，歼敵人大戰天德山！”許多地方都插着一尺多高的木牌，上面寫着：“不當英雄不下山”、“用敵人屍體填平炮彈坑”等英雄的豪語。戰士們來回經過時，總要在木牌前面停留一會，用响亮的嗓子把口號重念一遍。

不久，敵人又開始向我們陣地轟擊了，戰士們都搶着拉我到他們的防炮洞里去。有的說：“到我們‘光榮洞’去參觀吧，里面還有俱樂部和跳舞廳呢！”有的說：“上我們那里去好，站

得高高的，还望得見对面山上的‘天安門’呢！”有的說：“还是上我們‘英雄洞’去吧，晚上招待你兩場‘土电影’！”

最后，我还是被拖到七班的工事去了。防炮洞門口用石子堆砌成“英雄洞”三个大字，这是战士们給自己住的地方取的名字。他們自豪地告訴我說：“英雄洞里出英雄，沒有一个熊包。”因为七班和其他班、排一样，前几次战斗中个个都打得很英勇。

到开飯的时候，炊事員們冒着炮火，象燕子般地、熟練地，个个跃进着，他們把飯送到班里来了，飯菜都是热騰騰的呢！飯盒是罐頭盒，外面套着棉花和竹筒，炊事員說：“这就是咱們的保温設備！”飯盒上写着一首鼓动快板：“不管好飯、孬飯，不当英雄不下山，思想不变；那怕少油、无盐，天德山上把敌人杀个痛快，再来改善。”那个炊事員还快活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用紅綠紙卷成的黃烟来慰問战士们，上面写着：“胜利牌”、“立功牌”等字样。他兴奋地告訴大家說：“这半个月来想办法克服困难，已經節約了八百多斤粮食啦！”战士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了，大伙都称赞炊事班是好样的！接着开始了愉快的会餐。因为陣地上的条件差，飯菜都不大好，战士们吃着吃着就閑扯起来了。有的說：“我們和祖国人民展开節約比賽，这艰苦、朴素，才算光荣啦！”有的說：“好久沒有吃西餐了，这几天該去偷襲一下敌人，繳点罐頭、牛奶和咖啡糖回来！”有的說：“光和祖国人民挑战比賽節約不行，还要比賽增产呢！咱們最好組織一个‘增产队’，每天晚上去偷襲敌人伙房和供应站，将来就不要祖国人民供給我們粮食了！”参加这頓晚餐，我真是感到太痛快、太兴奋了。